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雷敏
傅傅

朱梅馥 著
编

H O M E
L E T T E R S B Y
F O U L E I

Homey

傅雷
家书

我们如何做父母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雷敏
傅

梅馥 著
朱编

H O M E
B Y
雷家书
LETTERS
FOULE
我们如何做父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傅雷家书. 我们如何做父母/傅雷, 朱梅馥著; 傅敏编.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183-3

I. ①傅… II. ①傅… ②朱…③傅…
III. ①傅雷 (1908~1966) —书信集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9905 号

出 版 人 黄小初
出版统筹 汪修荣
责任编辑 赵 阳 姚 丽
装帧设计 书衣坊 三原色
出品主持 江奇勇
发行主持 彭守晴

书 名 傅雷家书 (我们如何做父母)
著 者 傅 雷 朱梅馥
编 者 傅 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61 千
印 张 29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183-3
定 价 49.8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电话联系 0551-62659148 调换)

目 录

代序：致成家榴函 傅雷	004
代序：读家书，想傅雷 楼适夷	008
不是前言的前言 傅聪家信	016
家书从墨迹开始	030
傅雷夫妇给长子傅聪长媳弥拉家信 [212 通]	040
傅雷夫妇致亲家梅纽因夫妇函 [15 通]	390
傅雷致傅聪波兰业师杰维茨基函 [10 通]	412
傅雷给次子傅敏家信 [3 通]	428
傅雷给干女儿牛恩德家信 [3 通]	438
墨迹止于绝笔	446
编后纪 傅敏	452
无尽的思念	454

《傅雷家书》全面展示傅雷家风，再现傅氏兄弟成长的家教背景，而“家风”“家教”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做父母”。傅雷夫妇认为，父母担负“对儿女教导的责任不容旁贷”，是自己的天职；在言传身教中，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看做次要，并要求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为基础。

具体到傅聪和傅敏的教育，傅雷先生写道：“我虽未老先衰，身心俱惫，当年每日工作十一小时尚有余力，今则五六小时已感不支；但是‘得英才而教育之’的痴心仍然未改。为了聪与弥拉，不知写了多少字的中文、英文、法文信，总觉得在世一日，对儿女教导的责任不容旁贷。对敏向少顾问，至今他吃亏不少，但亦限于天资，非人力所能奏效。”

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对天赋禀资特异的傅聪，傅雷夫妇是“得英才而教育之”，其“痴心”“顾问”有家书为证；即使如此，父母也是在傅聪十七岁那年“才肯定傅聪可以专攻音乐”的。对“限于天资”的傅敏，傅雷信中吐露：“阿敏我教得太少，心里不免内疚”，但“数十年的教育……从未放松过”。傅敏十六岁那年想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继续学小提琴，父母没有同意，认为他是“教书的料”。果然，傅敏大

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很快就“教书颇有兴趣”，深深体会到“传授知识比教人容易，如果只教书而不教人的话”，只能沦为“教书匠”。母亲信中告诉傅聪：“阿敏居然成长的走正路，这正是我俩教育孩子的目的，我们没有名利思想，只要做好本门工作就很好了。”

如此，兄弟二人分别成为“英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典范：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从而，傅雷夫妇也成为中国父母的典范。这一切，家书皆详细实录，为人父母者可从中领悟“英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真谛，担负起自己的天职。

本版家书选录的母亲信最多，与父亲信交相呼应，相比其他家书选本，内容更显家常。家书中傅雷夫妇的“唠叨”“说教”，生动再现了“父亲如山，母亲如水”的人物形象，中国父母就是以这种方式传达对子女的关爱和责任。

家书代序“读家书，想傅雷”由楼适夷先生撰写，家书中夹杂外文和英法文信由金圣华先生中译，其与家书“傅聪家信”之中文简体字版著作财产权均已全部转让我公司，二〇一七年不随傅雷著作权进入公版。自二〇一七年始，《傅雷家书》完整著作权由我公司独家享有，仍受著作权法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

合肥三原图书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一月

代序：致成家榴函 傅雷	004
代序：读家书，想傅雷 楼适夷	008
不是前言的前言 傅聪家信	016
家书从墨迹开始	030
傅雷夫妇给长子傅聪长媳弥拉家信 [212 通]	040
傅雷夫妇致亲家梅纽因夫妇函 [15 通]	390
傅雷致傅聪波兰业师杰维茨基函 [10 通]	412
傅雷给次子傅敏家信 [3 通]	428
傅雷给干女儿牛恩德家信 [3 通]	438
墨迹止于绝笔	446
编后纪 傅敏	452
无尽的思念	454

代序 致成家榴函 傅雷

榴：^①

读八月二十五日信，觉得我和你的教育主张颇有差别。

第一，我认为教育当以人格为主，知识其次。孩子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学问欠缺一些没有关系。

第二，民族观念是立身处世的根本，只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才是真有骨气的人，而不是狭隘的国家主义者或沙文主义者，也不会变做盲目崇外主义者。只有真正懂得，而且能欣赏、热爱本国传统的道德、人生观、文化、艺术的特点，才能真正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而弃其糟粕。

第三，求学的目的应该是“化”，而不是死吞知识，变成字典或书架。我最讨厌有些专家，除了他本身学科以外，一窍不通，更谈不到阔大的胸襟，高远的理想。也有科学家在实际生活中毫不科学；也有文学家艺术家骨子里俗不可耐。这都是读书不化，知识是知识，我是我，两不相关之故。

第四，在具体的学习方面，我一向不大重视学校的分数，分数同真正的成绩往往不一致。学校的高材生，年年名列前茅，在社会上混了一二年而默默无闻的人，不知有多少！反之，真正杰出之士倒在求学时期平平常常，并不出色。为什么？因为得高分的多半是死读书的机械头脑，而有独立思考的人常常不肯，也不屑随波逐流，在一般的标准上与人争长短。

总之，求知主要是认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包括上下古今的历史和千百年人类累积下来的经验，以及物质的空间；主观世界是指自我的精神领域和内心活动。这两种认识的基础都在于养成一个客观冷静的头脑、严密的逻辑、敏锐的感觉和正确的判断。再从大处远处看，青年时代仅仅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智、愚、贤、不肖的程度还有待以后的发展。年轻时绝顶聪明的，不一定将来就成大器，所谓“小时了

① 成家榴（1914—2000年），傅雷夫妇挚友，成家和之妹。通信时寓居香港，从事教育工作。

了，大未必佳”。年轻时不大出色的，也不一定一辈子没出息，所谓“大器晚成”的例子多的是。所以便是孩子念完了中学大学，做了几年事，不论成绩如何，也不能以成败去衡量，一时的利害得失如何能断定一生呢？你读过卓别林的自传没有？以他十九岁前的情形（包括他的家世、教育、才具）来说，谁敢预言他是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艺术家之一呢？因为来信提到咪咪^①的考试成绩，不知不觉引起我许多感想，也是我几十年来经常思索的结果，写出来给老友做一个参考。

安^②

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灯下

① 系成家榴之女。

② 傅雷字怒安，故署名“安”。



傅雷夫妇与成家和三姐弟合影，后排右一成家榴（一九四〇）

代序

读家书，
想傅雷

楼适夷

《傅雷家书》的出版，是一桩值得欣慰的好事。它告诉我们：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时会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磨难、污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齿于人群的绝境，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湮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

读着这部新书，我想起傅雷父子的一些往事。

一九七九年四月下旬，我从北京专程去沪，参加由上海市文联主办为傅雷和他夫人朱梅馥同志平反昭雪的骨灰安葬仪式。我到达几小时后，他们的儿子，去国二十余年的傅聪，也从遥远的海外，只身归来，到达生身的父母之乡。五十年代中他去国的时候，还带着满脸天真的稚气，是一个刚过二十岁锦绣年华的小青年，现在却已经到老成持重，身心成熟的壮岁了。握手相见，心头无限激动，一下子想起音容宛在，而此生永远不能再见的亡友傅雷和他的夫人，想起傅聪傅敏兄弟童年调皮淘气玩乐的景象。在我眼前的这位长身玉立、气度昂藏的壮汉，使我好像见到了傅雷；而他的雍容静肃、端庄厚憨的姿影，又像见到了他的母亲梅馥。特别使我高兴的，我没有从他的身上看到常常能看到的，从海外来的那种世纪末的长发蓄须、艳装怪服的颓唐的所谓艺术家的俗不可耐的形象；他的态度非常沉着，服装整齐、朴素，好像二十多年海外岁月，和往来周游大半个地球的行旅生涯，并没有使他在身上受到多少感染。从形象的朴实，见到他精神世界的健壮。时移世迁，过去的岁月是一去而不可复返了，人生的正道，是在于不断地前进，而现实的一切，也确实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们回想过去，也正是要为今天和未来的前进，增添一分力量。

想念他万里归来，已再也见不到生命中最亲爱的父母，迎接他的不是双亲惊喜欢乐的笑容，而是萧然的两撮寒灰。在亲友们热烈的包围中，他心头的热浪奔腾，是可以想象的。直到在龙华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之后，匆匆数日，恰巧同乘一班航机转道去京，途中，我才和他有相对叙旧的机会。他简单地谈了二十多年来在海外个人哀乐的经

历，和今天重回祖国心头无限的激荡。他问我：“那样的灾祸，以后是不是还会再来呢？”我不敢对他作任何保证，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和信心，相信经过了这一场惨烈的教训，人们一定会有力量阻止它的重来。谈到他的父母，大家都不胜伤感，但逝者已矣，只有他们的精神、遗爱和一生劳作所留下来的业绩，则将是永远不朽的。傅雷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他的成就不只是留下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的译本，我知道他还写过不少文艺和社会的评论著作，以及优美的散文作品，数量可能不多，但在思想、理论、艺术上都是卓有特色，生前从未收集成册，今后不应任其散失，要设法收集、整理、编订起来，印行出版，也是一份献给人民的宝贵的财富。谈话中便谈到了他多少年来，给傅聪所写的万里而且往往是万言的家书。傅聪告诉我，那些信现在都好好地保存在海外的寓居里。

我想起那书信，因为在一九五七年的春末，我得到假期去南方旅行，路经上海，依然同解放前一样，留宿在傅雷家里，联床夜话，他给我谈到正在海外学习的儿子傅聪，并找出他寄来的家信给我看，同时也把自己已经写好，还未发出的一封长篇复书，叫我一读。在此不久之前，傅雷刚被邀去过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他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亲口所作的讲话，领会到党在当前形势下宣传工作上的全面的政策精神。显然这使他受到很大的激动，他全心倾注在会议的日程中，做了详尽的长篇记录，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他这次给傅聪的那封长信，就是传达了这一次会议的精神。傅雷一向不大习惯参加集体活动和政治生活，但近年来目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实际，切身体会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精神，显然已在他思想上引起了重大的变化。

他指着傅聪报告自己艺术活动的来信对我说：“你看，这孩子和艺术修养上确实已经成熟起来了，对这一点我是比较放心的。我担心的是他身居异国，对祖国实况有所隔阂，埋头艺术生活，最容易脱离实际，脱离政治，不要在政治上产生任何失误，受到任何挫折才好。”

我所见的只是这两封信，但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不仅我当时为傅雷爱子教子的精神所感动，特别是在此后不久，全国掀起了狂风大浪的“反右派运动”，竟把这位在政治上正在力求上进，在他平素热爱祖国的基础上，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正在日益浓厚的傅雷，大笔一挥，错误地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接着不久，消息传来，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又突然自由出走，去了英国。由于对他父子的为人略有所知，这两件事可把我闹得昏头转向，不知人间何世了。

但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在傅雷错划为“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照，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讯关系。悠悠岁月，茫茫大海，这些长时期，在遥遥数万里的两地之间，把父子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现在这部经过整理、编选、辑集起来的《傅雷家书》。

感谢三联书店的范用同志，当他知道傅雷有这样一批宝贵的遗书之后，便一口承诺，负起出版的任务，并一再加以催促，使它经过傅氏兄弟二人慎重编选之后，终于公开问世了。（我相信他们由于多方面慎重的考虑，这选编是非常严格的，它没有收入琐碎的家人生活琐事和当时的一些政治谈论，我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就没有收入在内。）

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傅雷艺术造诣极为深厚，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在他的文学翻译工作中，大家虽都能处处见到他的才智与学养的光彩，但他曾经有志于美学及艺术史论的著述，却终于遗憾地不能实现。在他给傅聪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音乐方面的学养与深入的探索。他自己没有从事过音乐实践，但他对于一位音乐家在艺术生活中所遭到的心灵的历程，是体会得多么细致，多么深刻。儿子在

数万里之外，正准备一场重要的演奏，爸爸却好似对即将赴考的身边的孩子一般，殷切地注视着他的每一次心脏的律动，设身处地预想他在要走的道路上会遇到的各种可能的情景，并替他设计应该如何对待。因此，在这儿所透露的，不仅仅是傅雷的对艺术的高深的造诣，而是一颗更崇高的父亲的心，和一位有所成就的艺术家，在走向成材的道路中，所受过的陶冶与教养，在他才智技艺中所积累的成因。

对于傅雷给孩子的施教，我是有许多记忆可以搜索的。四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初识傅雷并很快成为他家常客的时候，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幼小，大孩子傅聪刚及学龄。在四周被日本侵略军包围的上海孤岛，连大气中都弥漫着一种罪恶的毒氛。他不让儿子去上外间的小学，甚至也反对孩子去街头游玩。他把孩子关在家里，而且很早发现在幼小的身心，有培养成为音乐工作者的素质。便首先在家中由父母亲自担当起教育的责任，并在最基础的文化教育中，环绕着音乐教育这个中心。正如他在对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样，他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一一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孩子在父亲的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甚至因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孩子学习语文，父亲却只准他使用铅笔、蘸水钢笔和毛笔，不许用当时在小学生中已经流行的自来水金笔。我不知道傅雷有这样的禁例，有一次带了傅聪到豫园去玩，给他买了一支较好的儿童金笔，不料一回家被父亲发现没收，说小孩子怎么能用那样的好笔，害得孩子伤心地哭了一场。我事后才知道这场风波，心里觉得非常抱歉，对傅雷那样管束孩子的方法，却是很不以为然的。

同时傅聪也正是一个有特异气质的孩子，他对爱好的事物常常会把全神都贯注进去，忘却周围的一切。有一次他独自偷偷出门，在马路边蹀躞，观望熙熙攘攘的市景，快乐得忘了神，走着走着，竟和路边的电线杆子撞了一头，额角上鼓起了一个包，闹了一场小小的笑话。他按照父亲的规定，每天上午下午，几小时几小时的练习弹琴，有时弹得十分困倦，手指酸痛，也不敢松弛一下，只好勉勉强强地弹下去。但有时却弹出了神，心头不知到来了什么灵感，忽然离开琴谱，奏出自己的调子来。在楼上工作的父亲，从琴声中觉察异样，从楼梯上轻轻下来。傅聪见父亲来了，吓得什么似的，连忙又回到琴谱上去。但这一次傅雷并不是来制止的，他叫孩子重复弹奏原来的自度曲，听了一遍，又听一遍，并亲自用空白五线谱，把曲调记录下来。说这是一曲很好的创作，还特地给起了一个题目，叫作《春天》。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直到那回傅聪首次回国时，还问过他多少年来除了演奏之外，是不是还自己作曲。

傅聪少年时代在国内就闹过一次流浪历险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傅雷全家从昆明迁回上海，把傅聪单独留在昆明继续学习。但傅聪非常想家，一心回沪继续学习音乐，竟然对父亲所委托的朋友不告而别，没有旅费，临行前由一些同学友人主动帮他开了一个演奏会，募了一些钱。这件事使上海家中和昆明两地闹了一场虚惊。傅雷后来告诉我说：“你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帽子脱下翻过来，大家帮帮忙，这孩子就是这样回上海来了。”

有的人对幼童的教育，主张任其自然而因势利导，像傅雷那样的严格施教，我总觉得是有些“残酷”。但是大器之成，有待雕琢，在傅聪的长大成材的道路上，我看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在身边的幼稚时代是这样，在身处两地，形同隔世的情势下，也还是这样。在这些书信中，我们不是看到傅雷为儿子呕心沥血所留下的斑斑血痕吗？

人的自爱其子，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人的生命总是有局限的，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通过亲生的儿女，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延续与发展一个人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所能尽的力量。因此培育儿女也正是